

# 巴利學的現況與未來任務

K.R. Norman 原作

蔡奇林 翻譯·補注

## 目次

### 【前記】

### 【關於作者】

- 一、「巴利」語
- 二、西方的巴利學
- 三、巴利聖典協會1881-1981
- 四、巴利聖典協會1981-94
- 五、其它出版事業
- 六、未來任務
  - (一) 訂正舊版錯誤
  - (二) 拓展新領域
  - (三) 更好的工具書
- 七、OCR與CD-ROM計畫
- 八、結語

### 【略語表】

## 【前記】

本文原名 “The present state of Pāli studie, and future tasks” ，刊於日本《中央學術研究所紀要》(*Memoirs of the Chūō Academic Research Institute*)第 23 號，1994 年 12 月，第 1-19 頁。其後收於巴利聖典協會(PTS)1996 年為 K.R. Norman 出版之《論文集》(*Colected Papers*)第六冊，頁 68-87。本文即由該《論文集》譯出並補注。

又，本文之中譯承巴利聖典協會來函概允授權，其間更蒙該會會長 Richard F. Gombrich 教授的關心，尤其是該會 Dr. William Pruitt 長期以來熱誠的給予譯者各方面協助，特此深致謝意。與 Norman 一樣，William Pruitt 也是一位巴利學者，最近(2001 年)才與 Norman 一起出版《波羅提木叉》(*The Pātimokkha*)原典與英譯。此外，文中部分拉丁文、法文、德文則承徐真友先生(Richard Spahr)協助解讀，謹此致謝。另外，更要感謝正觀出版社的編審委員，他們給譯者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

有關譯文補注，主要是針對後期編於東南亞的藏外典籍略加說明，這部分一般讀者比較陌生。另外 Norman 此文發表於 1994 年，至今已經七年，因此譯者也隨文補充一些新的出版訊息。至於 1995-2001 七年之間巴利學的研究出版情形，因內容較多，譯者將另草一文，略作介紹。

## 【關於作者】

Prof. K.R. Norman 是英國大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印度學研究專業」(Indian Studies)的榮退教授。他於 1978-1991 年間擔任《精審巴利語辭典》(*A 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的主編工作，其間並接下 LB. Horner 的棒子，擔任巴利聖典協會會長達十四年之久(1981-1994)。其任內積極的建樹之一便是讓已經停刊 54 年的協會學報(*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復刊。目前他還是該會的副會長。

K.R. Norman 的主要專長是巴利語言文獻學(Pāli philology)，並及於整個中古印度雅利安語(Middle Indo-Aryan)的研究，也是一位阿育王碑文(Aśokan inscriptions)專家。他是鎮密又頗多產的研究者，曾與 O. von Hinüber 一起出版 Dhammapada (《法句經》)新校本(PTS 1994)，並有多部巴利原典的英譯問世，如 *Elders Verses I* (《長老偈經》，PTS 1969)、*Elders' Verses II* (《長老尼偈經》，PTS 1971)、*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法句經》，PTS 1997)、*The Group of Discourses II* (《經集》，PTS 2001, 2ed.)、以及上面提到的與 William Pruittm 一起出版的 *The Pātimokkha* (《波羅提木叉》，PTS 2001)原典英譯對照版。這些英譯都是所謂「新譯」，在文本與語言等相關方面的考究更為精實，除最後一部外，都附有豐富詳密的注釋。

除了編纂辭書、校訂原典、逐譯巴利典籍之外，他也寫過一

部講述巴利文獻的專著 *Pāli Literature* (《巴利文獻》，Wiesbaden 1983)，是了解上座部佛教文獻的重要參考書。1994 年初，Norman 曾受邀訪日，進行短期講學，其後講習內容並集結成書，由倫敦大學出版，即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佛教研究的語言學進路》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7)。此外，他的研究論文產量也極豐富，目前結集出版的已有七冊之多 (*Collected Papers I-VII*, PTS Oxford 1990-2001)。他不愧是巴利學這一方園地深耕勤耘的工作者！—— 譯者記 2001.9.1 於民雄豐收

## 一、「巴利」語★<sup>1</sup>

長久以來，一般都認為第一個提到「巴利」(Pāli)這個語言的西方人是 Simon de La Loubère,<sup>1</sup> 他在 1687~88 年擔任法王路易十四的使節出使泰國，後來寫了一份報告描述該國情形，1691 年於法國出版。兩年之後(1693 年)，當該書的英譯本問世時，英文讀者也得知了這個語言名稱。<sup>2</sup> La Loubère 對泰國與泰國文化的各方面做了極精采的報導，同時也談到泰國的宗教——佛教，以及泰國宗教上的語言。他特別提到這個稱為“Balie”的語言和泰語之間的不同，並正確的說，這個語言與梵語有關，書中還提供許多法文翻譯的佛教經文。

可是新近的研究顯示，甚至在 La Loubère 之前，泰國的法國傳教士已經提到這個宗教語言的名字——泰國人管它叫“Balie”或“Balye”。就目前所知，<sup>3</sup> 第一個研究巴利語的西方人叫

---

★<sup>1</sup> 文中各節標題的編號是譯者補上的。又，標★號的注皆譯者所加。

<sup>1</sup> 見 K.R. Norman, *Pāli Literature* (《巴利文獻》), Wiesbaden 1983, p. 1, 其中引到 Burnouf 與 Lassen 之論著(見注 10)。

<sup>2</sup> Simon de La Loubère, *The Kingdom of Siam* (《暹羅王國記》), London, 1693 (reprinted 1969).

<sup>3</sup> 見 W. Pruitt, “References to Pāli in 17th-century French books” (〈十七世紀法國文書中有關巴利語的記載〉), *JP7S X1*, 1987, pp.121-31.

Laneau，他是法國傳教士。根據一份 1680 年的報告，他於 1672 年研究巴利語，並編了一部巴利語與泰語的文法和辭典，但現在已經逸失了。他也給聖路加福音(St Luke's Gospel)的泰文譯本附上一篇巴利語的序和跋。此書成於 1685 年，目前仍保存在巴黎「對外宣教」(Missions étrangères)檔案中。

1680 年以來的法國檔案保存了許多有關巴利語的資料。1686 年，Tachard 提醒人們，想正確了解佛教，重要的關鍵便是了解巴利語。Chaumont 說，巴利語又有趣又吸引人，而且有動詞變化，就像拉丁語。Gervaise 提到，泰皇憂心巴利語的研究學習後繼乏人，下令那些不能背誦巴利經典的僧人強制去工作；他並提到加強巴利語學習成效的辦法：由飽學的僧人教導初學者巴利語字母和文法。Gervaise 還說，巴利語是東方語言中唯一具有名詞變化、動詞變化和動詞時態的。

經常有人指出，“pāli”一詞，正如早期佛教文獻中的用法，並非語言名稱。在文獻中，pāli 意謂「經典」，特別是指「被注釋的經典」，是與 aṭṭhakathā——經典的「注釋」——相對的。上座部經典被稱為 pāli (因此它的意思跟我們的“canon”「聖典」一詞很近)，<sup>4</sup> 而這經典的語言就被稱為 pāli-bhāsa (「經典或聖典的語

---

<sup>4</sup> “pāli”一詞之意謂「經典、聖典」，可從它有時與“tanti”(經典、聖典)一詞交互使用的事實得知，例如，pālinayānurūpaṃ (Sp 2, 11-12) /

言」)。可是，也有例子顯示，pāli 一詞被拿來指非聖典文獻，這表示 pāli 一詞與「聖典」(canon)並非完全等義。<sup>5</sup> 這個詞有時用來指任何一段「本文」(text)。<sup>6</sup>

此詞的現代用法是做為語言名稱，這似乎起源於對 pāli-bhāsa 這個複合詞的誤解——把它解作「巴利-語」(Pāli-language)(譯者

tantinayānucchavikāṃ (Sv 1,19-20)。於是此詞就得到了「(經典的)本文」之義，而與注解它的「注釋」(aṭṭhakathā)相對。

<sup>5</sup> S. Collins 指出，《指導論》(Netti-ppakarāṇa)的注釋稱《指導論》為“pāli”，並書《書史》(Gv 60,5)稱《指導論》的注釋為“aṭṭhakathā”。(見 S. Collins, “On the very idea of the Pali canon”(〈「巴利聖典」的確切義涵〉), *JPTS* XV, 1990, pp. 89-126 [p. 108])

<sup>6</sup> 參照此處用法：catasso gāthā bandhitvā pālim eva ugganḥāpetvā uyyojesi, Ja VI353, 11-12 「他編好四個偈頌，令他們憶持頌文(pālim)，而後遺之離去」，轉引自 O. von Hinüber, “Zur Geschichte des Sprachnamens Pāli”(〈巴利語其名之歷史〉)，於 Härtel (ed.), *Beiträge Zur Indienforschung Ernst Waldschmidt zum 80. Geburtstag gewidmet*(《瓦爾德斯密特教授八十華誕紀念——印度學研究論文集》)，Berlin 1977, pp.237-46 [p.244]。譯者按：Hinüber 此文後來譯成了英文，題為“On the History of the Name of the Pāli Language”，收在 *Selected Papers on Pāli Studies*(《巴利學論文選集》)，Oxford, PTS 1994, pp.76-90。此書收錄了 1967~1987 年間氏作有關巴利學研究的部分論文，悉數英譯。

按：請留意此處小寫 pāli 與大寫 Pāli 之間的區別)。La Loubère 以及他同時代人的作品中顯示，十七世紀末葉，泰國已經使用“pāli”一名稱呼上座部的經典語言。因此似乎當時這種誤解已經遍及泰國民眾。可是這項錯誤也可能是法國傳教士自己造成的，或許他們錯解了別人告知的訊息。

Childers 在他的《巴利語辭典》中說，<sup>7</sup> “pāli”一名的英文用法取自錫蘭，<sup>8</sup> 他也照樣沿用。這個錫蘭用法可能肇始於傳教士 Benjamin Clough，他在 1824 年出版文法書時採用此名。<sup>9</sup> Burnouf 與 Lassen 在 1826 年發表其著述討論巴利語時也用此稱呼。<sup>10</sup>

1861 年成於緬甸的著作《教史》(Sāsanavaṃsa)，在一段文脈中用到 pāli 一詞，該處似乎用作語言名稱。<sup>11</sup> 《教史》是根據早

---

<sup>7</sup> R.C Childers, *A Dictionary of the Pāli Language*, London 1875,p.vii, note 1.

<sup>8</sup> 根據 C.H.B. Reynolds，最早例子似乎來自 Saṅgharājasādhucariyāva (Śaka 1701 = A.D. 1779)，轉引自 H. Bechert，*Buddhism in Ceylon and Studies on Religious Syncretism* (《錫蘭佛教暨宗教融合研究》), Göttingen 1978, p. 16.

<sup>9</sup> B. Clough，*A Compendious Pāli Grammar with a Copious Vocabulary in the Same Language* (《簡明巴利語文法·附豐富詞彙》), Colombo 1824.

<sup>10</sup> E. Burnouf et Chr. Lassen, *Essai sur le Pali ou langue sacrée de la presque 'île au-delà du Gange* (《試論印度半島恆河流域之聖言巴利語》), Paris 1826.

<sup>11</sup> Sās 31,31.



期緬甸典籍寫成的，<sup>12</sup>因此這一名稱的此種用法在緬甸出現的時間可能更早。把 *pāli-bhāsa* 這個複合詞理解做「巴利-語」(譯者按：同位語持業釋)而非「聖典的-語言」(譯者按：屬格依主釋)，這種錯誤似乎不太可能在三個國家各別發生而毫無牽連。因此，將上座部一系的語言稱作 *Pali* 的這種現代用法，至少似乎有幾個世紀之久了。可是目前的證據卻還不足以讓我們判斷，到底這種誤解最初源自何處。

## 二、西方的巴利學

早期法國傳教士的引介使西方認識到巴利語，並且早在 1739 年法國圖書館已經有了巴利語寫本，<sup>13</sup> 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它被研究到什麼程度。就像法國傳教士在泰國開始研究巴利語的情形一樣，將近一個半世紀後，英國傳教士也發現，了解錫蘭佛教徒的宗教語言是根本而重要的，這使得 Clough 在 1824 年寫就了一

---

<sup>12</sup> 見 V.B. Liebermann, "A new look at the *Sāsanavaṃsa*" (《教史》新論), *BSOAS* 39, 1976, pp.137-49.

<sup>13</sup> 此項訊息來自一篇論文摘要，這是 Jacqueline Filliozat 為「國際佛教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985 年 7 月在義大利布隆那(Bologna)舉行的會議所發。

部巴利語文法。<sup>14</sup> 若不是十九世紀初學者們對於「印歐比較語言學」這門嶄新學科興趣日隆的話，恐怕巴利語的研究依舊要局限在傳教士的圈子裡。丹麥的語言學家 Rasmus Rask 在 1823 年訪問南亞，他從錫蘭帶回極好的巴利寫本，將之藏放於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sup>15</sup> 此後，巴利語的研究開始有了進展。1841 年，Spiegel 出版了《羯磨儀軌》(kammavākyam)，<sup>16</sup> 1845 年又出版《巴利逸話》(Anecdota Pālica)。<sup>17</sup> Fausbøll 於 1855 年以 Rask 的寫本為基礎，出版了一個《法句經》(Dhammapada)的本子，<sup>18</sup> 其中還包含從注釋書廣泛摘引的材料。截至 1870 年，已經有足夠的巴利經典出版，這使得 Childers 在 1875 年能出版《巴利語辭典》(*A Dictionary of the Pāli Language*)。<sup>19</sup> 而這股對於巴利語日益增昇的興趣，終於促使曾在錫蘭擔任公職的 T.W. Rhys Davids 於 1881

---

<sup>14</sup> 見注 9。

<sup>15</sup> 見 C. E. Godakumbura, *Catalogue of Ceylonese Manuscripts* (《錫蘭抄本目錄》，藏於皇家圖書館), Copenhagen, 1980, p.27.

<sup>16</sup> F. Spiegel (ed.), *Kammavākyam : Liber de officiis sacerdotum buddhicorum*, Bonn, 1841.

<sup>17</sup> F. Spiegel (ed.), *Anecdota Pālica*, Leipzig, 1845.

<sup>18</sup> V. Fausbell (ed.), *Dhammapadam*, Copenhagen, 1855.

<sup>19</sup> R.C Childers, *A Dictionary of the Pāli Language*, London 1875.

年創立「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sup>20</sup>

### 三、巴利聖典協會 1881-1981

協會於其成立的第一個一百年，以羅馬拼音出版了整個巴利經典，並且大部分都譯成了英文。所有主要的注釋書(atthakathās)也都出版了，而且少部份有了翻譯。解疏(tīkā)——對注釋書的再注釋——的出版工作也有了開始。「長部注釋」《吉祥悅意》(Sumaṅgalawilāsīnī)的解疏《顯明隱義》(Līnathavaṇṇanā)問世了。<sup>21</sup> 而除了那些經典和注釋書之外，也編輯、翻譯了許多其他「後聖典」(post-canonical, 藏外)的典籍。協會還出版一本《巴英辭典》(*Pali-English Dictionary*)，<sup>22</sup> 一本《巴英辭典》(*English-Pali Dictionary*)，<sup>23</sup> 大約一半的《巴利三藏詞語索引》(*Pāli-Tiṭṭakam Concordance*)，<sup>24</sup> 還有多本其他工具書，包括一本《巴利語入門》

---

<sup>20</sup> 協會的成立是「為了幫助學者容易取得那些尚未校定，並且實際上也尚未被使用的豐富的早期佛教文獻」(*JPTS* 1882,p vii)。

<sup>21</sup> L. de Silva (ed.), *Dīghanikāyattthakathāṭīkā Līnathavaṇṇanā*, 3 volumes, London, PTS 1970.

<sup>22</sup> T.W. Rhys Davids & W. Stede, *Pali-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PTS 1925.

<sup>23</sup> A.P. Buddhadatta, *English-Pali Dictionary*, London, PTS 1955.

<sup>24</sup> *Pāli-Tiṭṭakam Concordance*, Volume (ed. E. M. Hare), London, PTS

(*Introduction to pali*)，<sup>25</sup> 它可給有意自修此一語言的人作為巴利語語法入門書，也可充當讀本，因為其中錄有不少摘自聖典的長篇經文。

#### 四、巴利聖典協會 1881-94

從 1981 年的百年紀念之後，協會繼續進行其當初創立時所要從事的工作。U Nārada 的《發趣論》(Paṭṭhāna)譯本第二冊出版了。<sup>26</sup> 此外，一直未被翻譯的《無礙解道經》(Paṭisambhidāmagga)，也由 Ñāṇamoli 比丘逡譯出版。<sup>27</sup> 《經集》(Sutta-nipāta)有了新的譯本，<sup>28</sup> 取代早期 E.M. Hare 的譯本，<sup>29</sup> 這個新譯最近又出了修

---

1952-56; Volume II (ed. E.M. Hare & K. R. Norman), London, PTS 1956-73; Volume III, Part 1-6 (ed. A.K. Warder [et al.]), London, PTS 1963-84. 譯者按：此書至 1984 年為止，出版到第三冊第六分冊(puragaṇa-bārāṇaseyyaka)，已經中止計劃。

<sup>25</sup> A.K. Warder, *Introduction to Pali*, London, PTS 1963.

<sup>26</sup> U Nārada (tr.), *Conditional Relations*, Volume I, London, PTS 1969; Volume II, London, PTS 1979.

<sup>27</sup> Bhikkhu Ñāṇamoli (tri), *The Path of Discrimination*, London, PTS 1982.

<sup>28</sup> K.R. Norman (tr.), *The Group of Discourses*, Volume I, London, PTS 1984.

訂版，當中附有廣泛豐富的註解。<sup>30</sup> E.A.A. Hazelwood 夫人翻譯了《色曼德峰讚》(Samantakūṭavaṇṇanā)。<sup>31</sup> 協會又出版一個由 Dr. H. Saddhātissa 法師校訂，含有解疏(tīkā)的新版《攝阿毗達摩

---

此書的平裝版題為：*The Rhinoceros Horn and other early Buddhist poems* (《犀牛角經及其他早期佛教詩頌》), London, PTS 1985. 譯者按：此平裝本在 Norman 的譯文之下附了 I.B. Horner 與 W. Rahula 的參照異譯。相較之下，Norman 之譯特別著意於語言學知識及不同語本文獻間的參照取擇，而 Horner 與 Rahula 則更尊重奉守上座部傳統(注釋書)的看法，二者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側重的翻譯取向。

<sup>29</sup> E.M. Hare (tr.), *Woven Cadences* (《詩頌集》), London, SBB 1945.

<sup>30</sup> K.R. Norman (tr.), *The Group of Discourses*, Volume II, Oxford, PTS 1992.

<sup>31</sup> E.A.A. Hazelwood (tr.), *In praise of Mount Samanta*, London, SBB 1986. 譯者按：此部原典是錫蘭毘提訶長老(Vedeha Thera)所作，他大約是 13 或 14 世紀的人。書中以詩頌形式記述佛傳故事，特別是記載傳說中佛三次造訪錫蘭的事蹟。在他第三次到訪時，曾於色曼德峰的峰頂上留下了左足的尊貴足跡(Srīpada)。此峰今名亞當斯峰(Adam's peak)，是錫蘭佛教徒最崇敬的聖峰。(這個洋名兒是西方人叫的，錫蘭人一般稱它 Sripada)又，此類補注說明，譯者主要參考各書相關內容，或書前引論，並參考 Geiger 的《巴利文獻及語言》(B. Ghosh (tr.), *Pāli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Calcutta University 1943) Norman 的《巴利文獻》(參注 80)，Hinüber 的《巴利文獻要覽》(參注 80)等有關巴利文獻的導覽書，不另注出處。

義論》(Abhidhammatthasangaha)。<sup>32</sup> Genjun H. Sasaki 也校訂出版了《心義攝要》(Sārasaṅgaha)一書。<sup>33</sup>

此外，在百週年紀念時(1981年)協會的學報復刊了，其中也刊載一些篇幅較小的巴利典籍。AP Buddhadatta 校訂的《第一義抉擇》(Paramatthavinicchaya)<sup>\*2</sup> 刊載於 1985 年學報第十卷(*JPTS* X)，頁 155-226。F. Lottermoser 校訂的《語法一滴》(Saddabindu)與《語法一滴抉擇》(Saddabinduvinicchaya)，<sup>\*3</sup> 刊載於 1987 年 *JPTS*

---

<sup>32</sup> Hammalawa. Saddhātissa (ed), *Abhidhammatthasangaha and*

*Abhidhammatthavibhāvinī-tīkā*, Oxford, PTS 1989. 譯者按：這是一部總攝上座部阿毘達摩的綱要書，是上座部佛教最重要的入門教本之一，攝論作者阿耨樓陀(Anurudha)可能是 10 或 11 世紀人，解疏作者可能是 12 世紀的妙吉祥(Sumaṅgala)。

<sup>33</sup> Genjun H. Sasaki (ed.), *Sārasaṅgaha*, Oxford, PTS 1992. 譯者按：此書又稱 *Sāratthasaṅgaha*，長行偈頌兼行，以故事形式敘述採自經典與注釋的諸多主題，如菩薩之發願成佛、如來之不思議事、法滅、戒、業處、涅槃等。約成於 13 或 14 世紀，作者悉達多(Siddhattha)。

<sup>\*2</sup> 此書是阿毘達摩綱要書，討論的主題包括心、識、色、涅槃等。據說是南印度人阿耨樓陀(Anurudha)在錫蘭(?)寫成的，與《攝阿毘達摩義論》(*Abhidhammatthasangaha*)的作者阿耨樓陀可能不是一人。

<sup>\*3</sup> 《語法一滴》是緬甸蒲甘王朝國王迦沙瓦(Kya-cvā, 1234-50A.D.)為宮中

XI, 頁 79-109。H. Saddhātissa 校訂的《名行燈》(Nāmacāradīpaka) <sup>★4</sup> 刊載於 1990 年 *JPTS* XV, 頁 1-28。H. Saddhātissa 的《名色略論》(Nāmarūpasamāsa) 英譯, 刊登在 1987 年 *JPTS* XI, 頁 5-31。<sup>★5</sup> E.A.A. Hazlewood 的《五趣解說》(Pañcatidīpanī) <sup>★6</sup> 與《正法獻禮》(Saddhammopāyana) <sup>★7</sup> 的翻譯, 分別刊登在 1987 年 *JPTS*

---

女眷編寫的, 總 20 頌, 極為簡略的提示《旃延文法》(Kaccāyana) 的一些主題, 如連音、名詞、格、複合詞等等。其解疏《語法一滴抉擇》真正的題名是 *Gantha-sāra* (《語法精解》, 作者薩曇吉·摩訶弗沙提婆 (saddhammakitti Mahāphussadeva), 是十五世紀末泰國北部的人。

- <sup>★4</sup> 此書亦作 *Nāmacāradīpikā*, 也是阿毘達摩綱要書, 闡釋心理活動(即名行)的種種, 12 世紀緬甸人薩達摩憍帝波羅 (Saddhammajotipāla) 作。一說他是 15 世紀人(12 世紀則是另一位同名者)。
- <sup>★5</sup> 英譯題作: *The Summary of Mind and Matter*. 原典又名 *Khemappakaraṇa* (《安穩論》或《開曼論》), 為一散文短論, 簡要討論心、善不善心所等。《書史》(Gv) 說是錫蘭開曼 (KHEMA) 長老所作, 可能是 10 或 11 世紀作品。又, 原文誤作刊於 1986 年, 今改。
- <sup>★6</sup> 此書為詩頌體, 共有 114 個偈頌, 描述人、天等五趣之間輪迴轉生的情形, 併及轉生各趣的相應行業。作者與成書時間不詳(也有認為是 14 世紀作品)。英譯題為: *Illumination of the five Realms of Existence*.
- <sup>★7</sup> 此書為詩頌體, 討論佛教基本教義, 包括八無暇(八難)、十不善之苦報、善行之福報、不放逸等。其注釋書說作者是阿難陀 (Ānanda) 長老, 一般認

XI, 頁 133-59, 以及 1988 年 *JPTS* XII, 65-168。R. Exell 的《色無色分別論》(Rūpārūpavibhāga)<sup>★8</sup> 英譯修訂本《色法無色法分類》(*The Classification of forms and formless things*) 刊登在 1992 年 *JPTS* XVI, 頁 1-12。

此外, 注釋書(atṭhakathās)的翻譯出版也有所進展。Peter Masefield 的《天宮事經注釋》(Vimānavatthu-atṭhakathā)英譯《天宮故事》(Vimāna Stories)出版了。<sup>34</sup> 此書與他先前和 U Ba Kyaw 一同翻譯的《餓鬼事經注釋》(Petavatthu-atṭhakathā)英譯本《餓鬼故事》(*Peta Stories*)可謂姊妹之作, 並且其《自說經注釋》(Udāna-atṭhakathā)英譯本也正準備出版。<sup>35</sup> 1960 年, Bhikkhu Ñānamoli 去世之後, 其遺稿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無礙解道經》(Paṭisambhidāmagga)英譯之外, 還有一個《分別論注釋》(Vibhaṅga-atṭhakathā)的譯稿, 在斯里蘭卡及英國多位編輯同仁的

---

為可能屬無畏山寺派(Abhayagirivāsins)作品, 成書時間不詳, 可能在 13 世紀之後。英譯題為: *The Gift-offering of the True Dhamma*.

★8 此書是阿毘達摩綱要書, 詩頌體, 五世紀佛授(Buddhadatta)的作品, 可能為應教學之需而編。

<sup>34</sup> P. Masefield (tri), *Vimāna Stories*, Oxford, SBB 1989.

<sup>35</sup> Peter Masefield (tr.), *The Udāna Commentary*, Volume I, Oxford, SBB 1994; Volume II, Oxford, SBB 1995.



努力下，終於輯成兩冊出版了。<sup>36</sup>

## 五、其它出版事業

一般人可能受誤導而有一種錯誤印象，認為打從 1881 年以來巴利方面的所有工作都是協會做的。其實，所有巴利出版品中最重的，莫過於《精審巴利語辭典》(*A 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 CPD*)，它是由 Dines Andersen 和 Helmer Smith 主編，1924 年起在哥本哈根以分冊方式開始陸續出版。<sup>37</sup>

像《律藏》(*Vinaya*)、<sup>38</sup>《本生經》(*Jātaka*)、<sup>39</sup>《彌蘭王問經》(*Milindapañha*)<sup>40</sup>以及《大史擴編》(*Extended Mahāvamsa*)的校訂，

---

<sup>36</sup> Bhikkhu Ñāṇamoli (tr.), *The Dispeller of Delusion* (《遣除迷妄》), Volume I, London, SBB 1987; Volume II, Oxford, SBB 1991.

<sup>37</sup> *A 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 Volume I, Copenhagen, 1924-48; Volume II, Copenhagen, 1960-90. 譯者按：此部辭典 1992 年以後又出了第三冊的幾個分冊，詳參注 77 及其後的注★13。

<sup>38</sup> Hermann Oldenberg (ed.), *The Vinaya Piṭakaṃ*, London, 5 volumes, Williams & Norgate 1879-83.

<sup>39</sup> V. Fausbell (ed.), *Jātakatthavaṇṇanā*, London, 6 volumes, Trübner & Co. 1877-96.

<sup>40</sup> V. Trenckner (ed.), *The Milindapañho*,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880.

<sup>41</sup> 還有《本生經》(Jātaka)、<sup>42</sup>《法句經注釋》(Dhammapada-aṭṭhakathā)、<sup>43</sup>《法集論》(Dhammasaṅgani)的翻譯，<sup>44</sup> 以及《巴利專有名詞辭典》(*Dictionary of Pāli Proper Names*)的編輯，<sup>45</sup> 凡此等等篇幅巨大、價值非凡的著作，最初都在其他地方出版，只是由於需要重印，而原出版商或者不願、或者不能承

---

<sup>41</sup> G.P. Malalasekera (ed.), *Extended Mahāvamsa*, Colombo, 1937. 譯者按：此書有時稱作《柬埔寨(高棉)本大史》(Cambodian Mahāvamsa)，因為目前所有寫本皆是高棉文字。但為避免讀者誤解，編校者改稱之《大史擴編》。它是在《大史》的基礎上補入《佛種姓經》(Buddhavamsa)、《舍利塔史》(Thūpavamsa)、《大史解疏》(Mahāvamsa-ṭīkā)，以及《律藏·小品》(Vinaya : Mahāvagga)、《本生經注釋》(Jātaka-aṭṭhakathā)等許多相關材料而成，份量約有《大史》兩倍，成書地點與年代尚不能確定。

<sup>42</sup> E.B. Cowell (et al.[ trs]), *The Jātaka or 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 6 volu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5-1907.

<sup>43</sup> E.W. Burlingame (tr.), *Buddhist Legends* (《佛教故事》), Cambridge Mass., 3 volumes,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1921.

<sup>44</sup> Caroline A.F. Rhys Davids (tr.), *A Buddhist Manual of Psychological Ethics* (《佛教心理倫理學指南》),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0.

<sup>45</sup> G.P. Malalasekera, *Dictionary of Pāli Proper Names*, Volume I, London, 1937; Volume II, London, 1938.

擔此一工作，才轉由協會出版的。

近年出版的書籍有 Helmer Smith 校訂的巨冊《語法論》(Saddanīti)，<sup>46</sup> 以及 Denis 校訂翻譯的《世間施設》(Lokapaññatti)。<sup>47</sup> 而 Jacqueline Ver Eecke (Filliozat)也出版了《錫蘭故事集》(Sīhaḷavathuppakaraṇa)<sup>48</sup> 及《十施事故事集》(Dasavathuppakaraṇa)的原典及法譯。<sup>49</sup> Carter 與 Palihawadana 也出版了一個《法句經

---

<sup>46</sup> H. Smith (ed.), *Saddanīti*, Lund, 5 volumes, 1928-66. 譯者按：這是現存篇幅最大的巴利文法，緬甸大文法家勝種(Aggavaṃsa)1154 年的作品，主要取材自諸聖典文獻，並根據《迦旃延文法》(Kaccāyana)，也參及《巴你尼文法》(Pāṇini)

<sup>47</sup> E. Denis (ed. and tr.), *La loka-paññatti et les idées cosmologiques du Bouddhisme ancien* (《世間施設及古代佛教宇宙觀》), Lille, 2 volumes, 1977. 譯者按：此書可能 11 或 12 世紀於緬甸編成，作者不詳。是現存巴利文獻中處理佛教宇宙論最古老的一部，但它並非系統的論述，而是隨意從經典及其他文獻採集編成的。

<sup>48</sup> Jacqueline Ver Eecke (ed. and tr.), *Sīhaḷavathuppakaraṇa*, Paris, EFEO 1980. 譯者按：此書編於錫蘭，主體由 77 個故事構成，讚揚布施的功德利益。確定成書時間不詳，但不晚於 15 世紀。

<sup>49</sup> Jacqueline Ver Eecke (ed. and tr.), *Dasavathuppakaraṇa*, Paris, EFEO 1976. 譯者按：此書又名 *Dasadānavathuppakaraṇa*，收有 37 個故事，其中 36 個採自注釋書與《大史》(Mahāvamsa)，與前書同屬教化故事一類的作品，

注釋》(Dhammapada-aṭṭhakathā)的部份翻譯(主要是語法部份)，<sup>50</sup>這部份我曾提過，是先前 Buringame 譯本所略過未譯的。還有一些篇幅小的巴利原典與翻譯出版，例如 Jinadasa Liyanaratne 校訂的《眾勝者與菩提樹》(Jinabodhāvalī)<sup>★9</sup>。這是天護(Devarakkhita)、勝臂(Jayabāhu)<sup>★10</sup>、法稱(Dhammakitti)十四世紀的作品。這部原典與法譯刊載於 1983 年 *BEFEO* 72，頁 49-90。

## 六、未來任務

巴利學研究的未來計畫落在三方面：(1)儘管先前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但還有未盡完善之處，因此我們必須訂正過去的錯誤。(2)我們必須擴充研究出版的領域，填補迄今仍被忽視的空缺。(3)我們必須修改及提昇現有的工具書，並且開發目前欠缺的，使我們的工作更加順利。這三方面有相當程度的關連性，填補空缺領

---

歌頌布施功德。確實成書年代不詳，但不晚於 15 世紀。

<sup>50</sup> John Ross Carter & Mahinda Palihawadana (trs), *The Dhammapad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up>★9</sup> 此書成於錫蘭，另名 *Abhinīhāradīpanī*(《決意燈》——闡揚立願成佛的事行)，拿 34 個頌文歌讚 28 位佛陀和他們的菩提樹。

<sup>★10</sup>“Jayabāhu”原文誤作“Jayabhāhu”，今改。

域將有助於修正過去錯誤，反之亦然。而輔助性書籍，如文法書與辭典，也必然要根據以往出版而經訂正的材料，以及未來可供運用的新材料。

### (一) 訂正舊版錯誤<sup>★11</sup>

在其他文章，<sup>51</sup> 我曾就巴利原典如何被編輯出來，提供了一些訊息。有時，編輯者只是把一個或數個東方本子的讀法(readings)再版就滿足了，絲毫不想考察這些本子的根據。比如，巴利聖典協會版的《佛種姓經注釋》(Buddhavaṃsa-aṭṭhakathā)<sup>52</sup> 實際上只根據一個刊印本轉寫而成，就是錫蘭字體刊印的《西蒙·赫瓦威達尼遺贈叢刊》(Simon Hewavitarine Bequest Series)。有時它就直接從這個底本抄刊異讀(variant readings)。PTS 版「中部注釋」《破

---

★11 這個小節標題，以及以下(二)、(三)兩個小節標題都是譯者冠上的。

<sup>51</sup> K.R. Norman, “Pāli philology and the study of Buddhism”(《巴利語言學與佛教研究》), *The Buddhist Forum* (《佛教論壇》), Volume I, 1990, pp.3-39 (= CP IV, pp.80-91).

<sup>52</sup> I.B. Horner (ed.), *Madhurattavilāsini nāma Buddhavaṃsaṭṭhakathā*(《佛種姓經注釋——顯明妙義》), London, PTS 1978. 譯者按：“Madhurattavilāsini”原文誤作“Madhuravilāsini”。

除疑障》(Papañcasūdanī)<sup>53</sup> 第一冊是根據二個錫蘭寫本，二個錫蘭刊本，還有一個《破除疑障解疏》的緬甸寫本。解疏的最大優點是，它所括引的「被釋語」(lemmata)可以幫助我們確認釋文內容。第二冊開始，根據的是三個刊本，一個是第一冊用到的一個錫蘭刊本，另兩個則是緬甸文及泰文字體刊印的本子。至於那些東方本子所據為何，則隻字未提，而且也未從中引出任何異讀資料。此外，也未說明此校訂本是根據什麼原則建立起來的。我們只能假定，遇到那些東方本子讀法互異時，各冊編者就任取一個最合他(她)意的。

另外有些刊本，在刊印時有部份甚至全部尚未經過校對，這種情況再版時總要設法修訂。在經費短缺或人手不足時，PTS 的編者有時還要親自上陣，提著墨水筆和修正液，增增減減的修訂那些標音符號和標點符號。我個人就花過不少時間做這些事。有時好端端一個計劃，卻被好心過頭的人搞砸了！有一回，我費了一番功夫好不容易把一個本子訂正好準備重印，未料收到重印本時，赫然發現：有位熱心腸的副主編，他被那份準備照相製版的

---

<sup>53</sup> J.H. Woods & D. Kosambi (eds), *Papañcasūdanī Majjhimanikāyaṭṭhakathā*, Volume I, London, PTS 1922; Volume II, London, PTS 1928; I.B. Horner (ed.), Volume III, London, PTS 1933; Volume IV, London, PTS 1937; Volume V, London, PTS 1938.

稿子給嚇壞了——上頭竟布滿了手寫的訂正字跡，於是他字裏行間、上上下下努力搜尋，終於把整個稿子弄得「乾乾淨淨」——回復到先前尚未訂正的模樣，就拿這個「乾淨的」本子換走了我辛辛苦苦弄好的本子，送到印刷廠去！

我們很懷疑，許多從事上座部佛教相關著述的人，以及根據此種校訂本從事翻譯或研究的人，是否了解到這種事實。而即使對這種缺陷有所了解的人，也未能對它做出任何改善——或者因為時間不足，或者是對巴利語的掌握還不到足以訂正錯誤的地步。我們有理由這樣問：那些巴利典籍中可能存在的錯誤是否確實關係重大？還有，它們是否會給佛教許多根本而重要的內容帶來誤解？我的答案很簡單，就是，我不知道。不過原則上，身為巴利聖典協會會長，我會對於任何無論多麼微細的錯誤感到遺憾——不管這是有關文獻所記錄的事實本身，或是因此而造成的對於那些事實的錯誤闡釋——只要這個錯誤是由 PTS 所出版的書籍造成的。

我必須澄清，巴利聖典協會對於它所出版的原典的疏缺，以及不可避免的，由此而造成的翻譯上的錯誤，知之甚詳，並且急於謀求改善。然而不幸的，錯誤的本子並不會只因想要改善的願望與念頭就自動改善，而有能力又有意願對前人校本進行訂正的人才實在難以尋得。經常是舊本須要訂正之處過多，結果是需要出版一全新的校訂本，而非單只舊本的修訂。可是巴利學領域年輕一輩的新進研究者，通常不甘於從事前人校訂過的典籍，而更

樂於校訂尚未出版過的原典，即使這些新東西價值並不高。

儘管如此，這個問題已經開始有了解決，許多不完善的版本被更換了。N.A.Jayawickrama 教授在這方面特別活躍，他校訂出了《佛種姓經與所行藏經》(Buddhavaṃsa and Cariyā-piṭaka)、<sup>54</sup>《天宮事經與餓鬼事經》(Vimānavathu and Petavathu)<sup>55</sup> 以及《論事》(Kathāvattu)的注釋<sup>56</sup> 等原典。此外，還出版《律藏注釋》(Vinayapiṭaka-aṭṭhakathā)開頭的引論部份、<sup>57</sup> 以及《舍利塔史》

---

<sup>54</sup> N. A. Jayawickrama (ed.), *Buddhavaṃsa and Cariyāpitaka*, London, PTS 1974.

<sup>55</sup> N. A. Jayawickrama (ed.), *Vimānavatthu and Petavathu*, London, PTS 1977.

<sup>56</sup> N. A. Jayawickrama (ed.), *Kathāvattuppakarana-aṭṭhakathā*, London, PTS 1979.

<sup>57</sup> N.A.Jayawickrama (ed. and tr.), *The Inception of Discipline and the Vinaya Nidanā*, London, SBB 1962.譯者按：這個引論原典題作 *Bāhira-nidāna*(外部因緣)，主要是注釋者(或注釋的編譯者，覺音)講說他所注釋的那個「律藏」的來源：敘述初、二、三次結集之事，以及阿育王派遣弘法使節團四出弘傳佛法的偉大事蹟，而至摩哂陀(Mahinda)長老攜帶三藏及注釋來到錫蘭，建立佛教，並將律法傳給錫蘭的摩訶阿梨吒長老(Mahā-arithaṭṭhera)，再由長老的承繼者一路傳到「現在」(覺音當時)。整個引論旨在注釋之前先行建立該律藏的「正統性」，啟發後人信心。



(Thūpavaṃsa),<sup>58</sup> 二者都含有原典及英譯。Homer 小姐出版了《佛種姓經與所行藏經》(Buddhavaṃsa and Cariyā-piṭaka)<sup>59</sup> 及《天宮事經》(Vimānavatthu)新譯本。<sup>60</sup> Peter Masefield 也出版了《自說經》(Udāna)新譯。<sup>61</sup> 還有, 前面提到的, 我個人也出版了《經集》(Sutta-nipāta)新譯本。<sup>62</sup>

整體而言, 要改善此種情況, 就必須採取一些行動, 使從事巴利語——或者更恰當的說, 中古印度雅利安語——研究的語言學者人數能夠增加。目前我們所擁有的巴利原典, 數量並不比小

---

<sup>58</sup> N.A.Jayawickrama (ed. and tr.), *The Chronicle of the Thūpa and the Thūpavaṃsa*, London, SBB 1971. 譯者按: 此書成於 13 世紀後半, 編者婆支沙羅(Vācissara), 主要敘述紀元前一世紀錫蘭王度吒伽摩尼(Duṭṭhāgamaṇī, 101-77 B.C.)在阿耨樓陀城(Anurādhapura)起造「大塔」(Mahāthūpa)的經過, 並溯及佛般涅槃及舍利八分之事。材料皆取自此前文獻, 如《長部》(Dighanikāya)及注釋、《本生經·因緣》(Jātaka-nidāna)、《律藏注釋》(Samantapāsādikā)、《島史》(Dīpavaṃsa)、《大史》(Mahāvaṃsa)等。

<sup>59</sup> I.B. Horner (tr.), *The Chronicle of Buddhas and Basket of Conduct*, London, SBB 1975.

<sup>60</sup> I.B. Horner (tr.), *Vimānavatthu : Stories of the Mansions*, London, SBB 1974.

<sup>61</sup> Peter Masefield (tr.), *The Udāna*, Oxford, SBB 1994.

<sup>62</sup> 見注 30。

乘方面的梵語典籍少。這些原典是從其他中古印度雅利安方言轉譯過來的，若想了解巴利語及梵語佛典如何轉變成現今的樣貌，我們必須儘可能了解其他那些方言。因此，想精通小乘佛教的人不只必須熟悉梵語，還要熟悉「中古印度雅利安語」(MIA—Middle Indo-Aryan)，這裡指的不只巴利語，而且是此一名目下的所有方言，包括耆那教經典與注釋書的語言，以及碑銘刻文的語言。除非我們能吸引新人進入中古印度雅利安語的研究領域，否則這方面的必要知識將很快枯竭，如此一來，有關上座部佛教的文章和書籍，依舊還要由那些不能自己掌握巴利語的人來從事，並且，未來的著述也勢必還要仰賴那些目前我們所擁有的不完美的原典及翻譯(除了極少數精審本之外)。為了吸引新人投入此一領域，協會提供了獎學金，使研究生能繼續從事巴利學研究，以便其工作最終能完成某些原典的校訂或翻譯，提供協會出版。

## (二) 拓展新領域

在協會的出版目錄中，除了經藏的《義釋》(Niddesa)、《譬喻經》(Apadāna)、論藏的《雙論》(Yamaka)尚未翻譯，以及論藏的《發趣論》(Paṭṭhāna)尚未譯全之外，其他所有三藏都逐譯完成了。可是西方所有出版品中最欠缺的，要算解疏(tīkā)的校訂本，以及在東南亞編著的巴利原典。前一類中，協會只出版過前

面提到的《吉祥悅意解疏》(Sumaṅgalavilāsinī-ṭīkā)其他解疏的校訂工作已經開始，並且我們希望有一些能儘快出版。後面一類，協會出版了《緬甸巴利格言集》(*Pāli Nīti Texts of Burma*)，是 Heinz Bechert 和 Heinz Braun 校訂的。<sup>63</sup> 此外還有 P.S. Jaini 校訂的，緬甸的《五十本生》(*Paññāsa-Jātaka*)。<sup>64</sup> 1981 年 Horner 小姐去世前，正努力從事此書第一冊的翻譯。這項工作後來由 P.S.

---

<sup>63</sup> Heinz Bechert & Heinz Braun (eds), *Pāli Nīti Texts of Burma*, London, PTS 1981. 譯者按：此書收錄四部流傳於緬甸的格言集：「正法箴言」(Dhammanīti)，「世間箴言」(Lokanīti)，「大阿羅漢箴言」(Mahārahanīti)，以及「國王箴言」(Rājanīti)。它們與印度古來的格言傳統(subhāṣita)有密切關係，並非緬甸的創作。緬甸作者事實上只是從現成的巴利文獻(如《本生經》、《法句經》)以及梵文的「旃那迦(Cāṇakya)格言集」採錄輯成，特別是「國王箴言」，所有詩偈都直接翻自梵文。四部中最早的可能是「正法箴言」，成書時間約在 14 世紀末或 15 世紀初，最晚的是「國王箴言」，可能晚到 18 世紀才編成。

<sup>64</sup> P.S. Jaini (ed.), *Paññāsa-Jātaka*, Volume I, London, PTS 1981; Volume II, London, PTS1983. 譯者按：《五十本生》目前有緬甸、高棉、泰國三個版本，內容大同，Jaini 這個校訂本是緬甸版。此書輯錄 50 個流傳於東南亞的本生故事，有些來自巴利本生故事，有些來自梵語文獻，如《大事》(Mahāvastu)，有些則可能採自民間文學，但總有一些改變新創。年代作者不詳。

Jaini 完成，<sup>65</sup> 並且接著又譯了第二冊。<sup>66</sup> 他還校訂另一部東南亞的巴利原典《化導世間論》(Lokaneyyappakarāṇa)。<sup>67</sup> 協會最近在期刊上刊出一種新類型的南亞及東南亞原典，有不同稱呼，或謂「非聖典」(non-canonical)，或謂「準聖典」(quasi-canonical)。<sup>68</sup> 此外還刊載 Denis 校訂的《馬烈雅提婆長老事》(Māleyyadevattheravatthu)。<sup>69</sup> 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 Martini 夫婦

---

<sup>65</sup> I.B. Horner & P.S. Jaini (trs), *Apocryphal Birth Stories* (《藏外本生故事》), Volume I, London, SBB 1985.

<sup>66</sup> P.S. Jaini (tr.), *Apocryphal Birth-Stories* (《藏外本生故事》), Volume II, London, SBB 1986.

<sup>67</sup> P.S. Jaini (ed.), *Lokaneyyappakarāṇa*, London, PTS 1986. 譯者按：此書可能編於 14 世紀，包含 41 個帶有揭頌的導世化俗的故事，形式、內容與《本生經》都極類似，不過也有一些材料來自藏外文獻。又，出版年“1986”，原文誤作“1984”。

<sup>68</sup> C. Hallisey, “Tuṅḍilovāda : an allegedly non-canonical sutta”(〈「教授停底羅經」——所謂的非聖典經文〉), *JPTS* XV, 1990, pp. 155-95; “Nibbānasutta : an allegedly non-canonical sutta on Nibbana as a great city”(〈「涅槃經」——將涅槃比之大城的所謂非聖典經文〉), *JPTS* XVIII, 1993, pp. 97-130.

<sup>69</sup> E. Danis, “Brah Māleyyadevattheravatthum”, *JPTS* XVIII, 1993, pp. 1-64. 還有 S. Collins 的英譯也一起發表(同期 pp.65-96)。譯者按：此文講述馬

校訂的、<sup>70</sup> 以及 Jaini 校訂的原典。<sup>71</sup> 然而泰國<sup>72</sup> 及其他地區<sup>73</sup> 圖書館的一些抄本目錄卻顯示，仍有許多巴利原典尚未出版。

從泰國北部圖書館得到的訊息清楚顯示，許多西方過去出版的版本，必須重新證諸泰國寫本再行審訂，因為那些寫本有時似

烈雅長老遊訪地獄與天界之事，成於泰國，年代不詳，但目前有兩個泰北寫本，可能抄於公元 1500 年前後。

<sup>70</sup> F. Martini, “Dasabodhisattuddesa” (《十菩薩教示》), *BEFEO* 36 : 2, 1936, pp.287-390; G. Terral(-Martini), “Samuddaghosajātaka : conte pali tiré du Paññāsajātaka” (〈「海音本生」——取自《五十本生》的巴利故事〉), *BEFEO* 48, 1956, pp.249-351; G. Martini, “Un jātaka concernant le dernier repas de Buddha” (〈有關佛陀最後一餐的本生故事〉), *BEFEO* 59, 1972, pp.251-55; G. Martini, “Brapamsukūlānisamsā” (《施糞掃衣功德》), *BEFEO* 60, 1973, pp.55-78.

<sup>71</sup> P.S. Jaini, “Ākāravattārasutta : an ‘apocryphal’ sutta from Thailand” (〈說示行相經——泰國藏外經典〉), *IJJ* 35 : 2/3, 1992, pp.193-233.

<sup>72</sup> 根據最近的訊息顯示，曼谷的國家圖書館至少存有十數個手抄本尚未見於他處的抄本目錄。

<sup>73</sup> 見 K.D. Somadasa, *Catalogue of the Hugh Nevill collection of Sinhalese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大英圖書館藏 Hugh Nevill 所集錫寫本目錄》), Vol. I, London 1987.

乎比我們原來採用的本子保存了更好的讀法。<sup>74</sup> 因此我們可以預想，未來將會出現採用更好讀法的新版本或修訂本，取代過去編成的那些三藏及注釋書。如此一來，就必要並且可能依據新版本做出新翻譯。

我們所知的許多有關泰國寫本的訊息，都是 Oskar von Hinüber 教授提供的。他已經發表多篇文章，舉列那些寫本，並指出一些其中包含的更好的讀法，學者們也已經著手運用這些新材料了。Oskar von Hinüber 和我最近出版《法句經》(Dhammapada) 新校本，<sup>75</sup> 取代協會 1914 年出版的不完善的版本。其中我們納入《毘陀羅語法句經》(Gāndhārī Dhammapada)、及所謂《巴特那法句經》(Patna Dhammapada)、以及一些新發現的泰國寫本的讀法，希望這樣可以得出一個比較好的成品。我們更希望，當這項材料逐漸廣為人知，且更加容易取得之時，其他學者會仿效這種

---

<sup>74</sup> 見 Oskar von Hinüber, "Pāli manuscripts of canonical texts from North Thailand – a preliminary report" (〈泰北巴利經典寫本初步報告〉), *JSS* 71, 1983, pp. 75-88; "The oldest dated manuscript of the Milindapañha" (〈年代最早的彌蘭王問經寫本〉), *JPTS* XI, 1987, pp. III-19; "An additional note on the oldest dated manuscript of the Milinpañha" (〈年代最早的彌蘭王問經寫本補說〉), *JPTS* XII, 1988, pp. 173-74.

<sup>75</sup> O. von Hinüber & K.R. Norman (eds) : *Dhammapada*, PTS Oxford, 1994.

做法。

我們不只必須運用這項新材料，並且還要嘗試解決其中顯示的問題：當緬甸與錫蘭二大傳統的讀法都有問題時，何以泰國(及其他地方)會保存那些無疑是正確的讀法？對於那些比較符合詩頌韻律的情況，我們可以理解為：也許因為抄寫者擁有韻律知識，因此能對抄本做出訂正。可是這遠不能解釋所有情況。我想，我們必須假定有個傳統，可能來自印度本土(經過孟加拉<sup>76</sup>)而繞過了錫蘭和緬甸，這樣它就不會受到[錫蘭]<sup>★12</sup>結集的影響(也許其中的誦讀含有一些錯誤讀法)，也不會受到其處編成的注釋書的影響(既然它是解釋那個[有誤讀的]三藏)。

### (三) 更好的工具書

如果我們一方面有新修訂的版本，另一方面又出版了迄今尚未出版的原典，那麼我們就可能做出新的翻譯——此種翻譯包含廣泛的附註說明，討論譯文所採據的原文，以及之所以採取某原文做為翻譯底據的理由。當修訂改進的校訂本、新的典籍、以及附帶討論原文的譯本陸續出現之後，就能促成一些更新、更好的辭

---

<sup>76</sup> 這或許可以解釋何以《巴特那法句經》(Patna Dhammapada)會保留一些比較好的讀法——根據字體判斷此經是在孟加拉(Bengal)抄寫的。

<sup>★12</sup> []中的字是譯者添上的。

典、文法書、以及有關詩律研究等各類書籍的出版。特別是，當更多有關東南亞巴利原典的成果出現之後，我們勢必重寫，或至少增補現有的辭典和文法書，以便充分反應該地區巴利典籍中——在詞彙和語法層面——不同於三藏與注釋書的一些語言形式。

《精審巴利語辭典》(*A 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第三冊第一分冊[及二、三分冊]出版了，<sup>77</sup> 我們可以期待後續分冊定期出版。<sup>★13</sup> 當然，當它出版時會將這種新而正確的材料收納進去。可是我們很難期待已經出版的分冊能夠修訂，儘管第一冊書末的「附錄」(*Epilegomena*)顯示大概可以採取什麼辦法進行訂正與增補。

巴利聖典協會的《巴英辭典》(*Pāli-English Dictionary*)修訂版正在進行中，<sup>78</sup> 大約五年內可以出版，將取名《新巴英辭典》(*New Pāli-English Dictionary*)。(譯者按：新書名是《巴利語辭典》(*A Pāli Dictionary*))，已於今年(2001)出版一分冊，詞目範圍 A-Kh)它是在文

---

<sup>77</sup> Oskar von Hinüber & Ole Holten Pind (eds), *A 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 Volume III, fascicle 1, Copenhagen, 1992; fascicle 2, Copenhagen, 1993; fascicle 3, Copenhagen, 1994.

<sup>★13</sup> 截至 1999 年，又出了第四、五、六 3 個分冊，收到詞目 *kasāvacaṇṇa*。

<sup>78</sup> 正由 Margaret Cone 博士負責編纂中，她服務於劍橋大學東方所(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巴利語辭典的編纂研究部門。



字處理機上編纂的，這就意味，未來我們可以在任何時候刊行新版本。並且事實上我們預知到一種情況，就是即便第二版已經送印，我們還可以把最新改進、訂正、擴充的部份立刻輸出成可供照相製版的完稿，替換印刷廠的舊稿。

Geiger 的《巴利文獻及語言》(*Pāli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修訂本最近出版了，<sup>79</sup> 新書名是《巴利語文法》(*A Pāli Grammar*)。取這個新名是因為它實際只包含原書處理巴利語的後一部分。自從 Geiger 在 1916 年出版其書之後，已經有許多討論巴利文獻的書籍陸續出現，<sup>80</sup> 這些和該書的前一部分有甚多重複，因此新版將之刪除(譯者按：換上 Gombrich 的一篇短論 *What is Pāli?* 〈巴利語是什麼?〉)。為了不讓讀者因原書排版過密而造成閱讀上負擔，我們在編排上做了大幅調整。除此之外，我們也加入一些 Geiger 未處理的主題，例如，重複型過去式(*reduplicated aorist*)、未來主動分詞(*future active participles*)等。這個改訶版也是在文字處理機編輯的，這樣我們未來即可依需要出版新的修訂版。(譯者按：Geiger 此書 2000 年又出了「正誤版」，訂正 1994 年

---

<sup>79</sup> Wilhelm Geiger, *A Pāli Grammar*, 由 Batakrishna Ghosh 英譯，K. R. Norman 修訂重編，Oxford, PTS 1994.

<sup>80</sup> 其中最新出版的是 K. R. Norman, *Pāli Literature*(《巴利文獻》), Wiesbaden, 1983. 譯者按：更新的一部是：Oskar von Hinüber, *A Handbook of Pāli Literature*(《巴利文獻要覽》),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 o New York 1996.

那個改訂版的一些疏誤)

協會最近出版一部很有用的工具書—《巴利注釋書對照表》(Pāli Aṭṭhakathā Correspondence Table)。<sup>81</sup>這是一套各種不同刊本巴利注釋書之間頁與頁的對照表，是為了幫助那些需要比對不同刊本注釋書，卻又對各刊本的東方字體不太熟悉的人，讓他們毫無困難的找到「被釋語」(lemmata)。只要能確定某被釋語在任一刊本的位置，即可從表中找到它在其他刊本的相應頁碼。

## 七、OCR 與 CD-ROM 計畫

巴利聖典協會接到越來越多詢問，打聽能否取得相關出版品的光碟版(Compact Disk -- Read Only Memory, CD-ROM)——這正象徵我們生活在電子時代。協會早在 20 年前就開始研究能否將巴利原典置入電腦，可是當時人工輸入成本實在太高。後來發明了光學字體辨識(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我們也做過幾次嘗試，評估其成效。可是截至目前，能達到的最高辨識率約僅 95%，還不夠好，因為還需大量的校對與訂正工作。不過即便此種困難獲得解決，讀者也不一定很方便使用到光碟

---

<sup>81</sup> Sodo Mori (et al.): *The Pāli Aṭṭhakathā Correspondence Table*, Oxford, PTS 1994.

機，而且最終還要在電腦螢幕上閱讀原典，這必然就要前前後後的切換、核對「交互參照」(cross-references)與「平行段落」(parallel passages)。這表示，此種操作巴利經文的方式對許多人而言不甚實際。儘管協會計畫出版某些出版品的光碟版，我們依舊相信，書籍的時代仍未過去，而印刷本的需求也依然存在。(譯者按：巴利光碟的出版目前已有極豐碩的成果，譯者將另文補說)

依慣例，協會的書都會附上索引，若初版有缺編或編不完善之處，再版時就會補上。例如《殊勝義》(Atthasālinī)、<sup>82</sup> 《所行藏經注釋》(Cariyā-piṭaka-aṭṭhakathā)<sup>83</sup> 《三藏指導》(Peṭakopadesa)<sup>84</sup> 便是如此。在後二書再版之時，H. Kopp 給它們添上了索引。而且他也給其他 PTS 出版的書編了索引，例如《滿足希求》(Manorathapūraṇī) 以及《長老偈經注釋》(Theragāthā-aṭṭhakathā)，這就大大提高了這些書的價值。協會也另外出版《論事》(Kathāvathu)<sup>85</sup> 與《法集論》(Dhammasaṅgaṇi)

---

<sup>82</sup> Edward Müller (ed.), *The Atthasālini*, London, PTS 1897; 修訂版附索引：L.S. Cousins, London, PTS 1979.

<sup>83</sup> D. L. Barua (ed.): *Paramatthadīpanī*, 為《所行藏經》(Cariyā-piṭaka)的注釋其第二版經過訂正並附索引：London, PTS 1979.

<sup>84</sup> Arabinda Barua (ed.), *The Peṭakopadesa*, London, PTS 1949; 修訂版附索：H. Kopp, London, PTS 1982.

<sup>85</sup> Tetsuya Tabata (et al.), *Index to the Kathāvathu*, London, PTS 1982.

索引(別冊)，<sup>86</sup> 這是日本學者編就的。此外尚有《一切歡喜》(Samantapāsādikā)<sup>87</sup>與《如是語經注釋》(Itivuttaka-athakatha)引。<sup>88</sup> 電腦在「產生」★<sup>14</sup> 詞彙表列及詞語索引方面用處甚多。此刻我們正計畫利用電腦給先前出版而未附索引的書籍產生範圍更大的詞彙表列和詞語索引。一部由電腦產生的《大義釋》(Mahāniddeśa)索引，正在編輯中。<sup>89</sup> (譯者按：此部索引已於 1995 年出版)

1952 年，協會開始出版《巴利三藏詞語索引》(*Pāli Tipiaka Concordance*)，可是到 1984 年，刊行到字母“B”的一部分就中止了(譯者按：即 *bārāṇaseyyaka*)。因為當時發覺許多“B”開頭的字都漏掉了——或者[各原典索引中有編而此書]失收，或者[各原典索引中]根本未曾編入。我們希望這只是暫時中止，我們尚在評估是否使用 OCR 系統可以很容易填補這個空缺。很清楚的是，當三藏光碟版出現時，用電腦來編三藏索引會更可行，可是我們還不

---

<sup>86</sup> Tetsuya Tabata (et al.), *Index to the Dhammasaṅgaṇi*, London, PTS 1987.

<sup>87</sup> Hermann Kopp, *Samantapāsādikā*, Volume VIII, *Indexes*, London, PTS 1977.

<sup>88</sup> Hermann Kopp, *Itivuttaka-aṭṭhakathā* : *Indexes*, London, PTS 1980.

★<sup>14</sup> 「產生」(produce 或 generate)是個電腦用語，意指「由特定電腦軟體處理並自動完成(產生)輸出」(即由電腦編就)，而非人工編好再輸入電腦的。

<sup>89</sup> L.S. Cousins, *An Index to the Mahāniddeśa*, Oxford, PTS 1995.

確定該用何種形式發行。我們曾計畫以書籍形式出版，採用目前出版那部份的形式。可是，所有使用過《巴利三藏詞語索引》的人會發現，目前刊行的部份有很嚴重的錯誤和遺漏，也許最好將過去做的部份丟棄不用，重新產生一部全新的三藏詞語索引。可是，如此巨大的成品，結果不免要印成許多巨冊，而不太方便學者在一般桌上使用，並且無可避免的，價錢也會很貴。因此協會目前正考慮以光碟形式來發行詞語索引，儘管我們也了解到這樣會使那些沒有相關硬體的人無法使用它。

## 八、結語★<sup>15</sup>

假如要我簡單總結一下巴利學的現況與未來必要的工作，我要說，「尚未做的，必須要做；已經做的，還要再做。」（“What has not been done needs to be done, and what has been done needs to be done again”）此處寫到的內容清楚顯示，儘管我們在此一領域已經進行大量工作，可是仍有甚多工作尚待完成。當我們能夠取得更多更好的寫本，並且有更好的文法書與辭典的幫助，那就意味我們現在可以對以往出版的原典及翻譯進行大幅改善。而如果任何上來所寫的，促使學者決心從事巴利學研究，以填補某些我概廓提到的需求，那麼我會感到無比欣慰！

---

★<sup>15</sup> 這個標題也是譯者添上的。

## 【略語表】

### 巴利原典

- Gv Nandapñña, “The Gandhavaṃsa”, ed. Ivan P. Minayeff, JPTS 1886, pp.54-80. 《書史》
- Ja Jātaka, together with its Commentary, ed. V. Fausbøll, 6 vols., London 1877-1896; vol. 7 (Index, D. Andersen), 1897 (PTS).  
《本生經》
- Sās Paññāsāmi, Sāsanavaṃsa, ed. Mabel Bode, London 1897 (PTS). 《教史》
- Sp Buddhaghosa, Samantapāsādikā, Vinaya-aṭṭhakathā, ed. J. Takakusu, M. Nagai, 7 vols. London 1924-1947 (PTS).  
[Index vol. By H. Kopp, London 1977 (PTS)]. 「律藏注釋」  
《一切歡喜》
- Sv Buddhaghosa, Sumaṅgalavilāsini, Dīghanikāya-aṭṭhakathā, ed. T.W. Rhys Davids, J.E. Carpenter, W. Stede, 3 vols., London 1886-1932 (PTS). 「長部注釋」《吉祥悅意》

### 其他

- BEFEO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aris.  
《法國遠東研究院學報》

-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the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 London.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報》
- CP            K.R. Norman, Collected Papers, Oxford, PTS.  
              《諾曼論文集》
- EFEO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Hanoi, Saigon, Paris.  
              「法國遠東研究院」
- IIJ          Indo-Iranian Journal, Den Haag, Dordrecht.  
              《印度伊朗學報》
- JPTS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London.  
              《巴利聖典協會學報》
- JSS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Bangkok.  
              《暹羅學會學報》
- PTS         Pali Text Society 「巴利聖典協會」
- SBB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 Series, London.  
              「佛教聖典叢刊」